

书，给黑暗的人生投下一抹亮光

奥斯维辛的 小图书馆员

LA BIBLIOTECARIA
DE AUSCHWITZ

(西班牙) 安东尼奥·G.伊图贝 [著]
申义兵 [译]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奥斯维辛的 小图书馆员

LA BIBLIOTECARIA
DE AUSCHWITZ



(西班牙) 安东尼奥·G.伊图贝 [著]
申义兵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西)伊图贝著;申义兵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568-0

I. ①奥… II. ①伊… ②申…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4757 号

La Bibliotecaria de Auschwitz by Antonio G. Iturbe

© Editorial Planeta, S.A., 2012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牡丹花版权代理公司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Century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mpany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崔琛

封面装帧



五行人平面艺术设计
TEL:021-64750887



出品

奥斯维辛的小图书馆员

(西班牙)安东尼奥·G.伊图贝 著 申义兵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1

字数 335000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3568-0/I·1486

定价 38.00 元

目 录 / CONTENTS

- / 001 〔1944年〕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 / 345 〔1945年〕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 / 387 尾声
- / 392 后记：被涂鸦的墙
- / 400 附录：小说人物及原型
- / 406 参考文献

1944 年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1944 年 1 月，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那些面对死亡时与站在埋葬一切的黑泥潭上的掘墓人无异的黑衣官员们，他们忽略了弗雷迪·赫希已经建立了一所学校这件事。他们不知道它，确切地说他们根本没必要知道。因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人的生命一文不值。甚至他们都不愿意用枪来击毙一个人，因为一颗子弹都远比人的生命更值钱。在集中营里，他们通常使用齐克隆^①气体来杀人，因为其成本低，一桶就可以杀死数百人。在这里，这种大批量的屠杀使得死亡成了一种可以盈利的行业。

充当教室的营房里有几个绑在一起的凳子。说是教室，其实连墙壁也没有，更别提黑板。老师们在空中比划着等腰三角形，抑扬顿挫的声音可以传到欧洲的河水里。大约有二十几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小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老师。由于大家都挤在一起，老师们上课的时候不得不悄声说话，为的是不让埃及的十灾^②历史和九九乘法表的声音混在一起。

① 氰化物的化学药剂，原本用作杀虫剂，但被纳粹德国用来在集中营进行大屠杀。——译者注（全书同）

② 记载于《希伯来圣经出埃及记》的第七到第十二章中，耶和华降临在古埃及的十个灾祸：血灾、蛙灾、虱灾、蝇灾、疫灾、疹灾、火灾、蝗灾、夜灾、长子之死。

有人觉得这不可能，认为赫希是疯子或者太单纯。怎么能够在残暴的、禁止一切的集中营内开设学校呢？赫希笑了。他永远都带着神秘的微笑，仿佛他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

“无论纳粹关掉多少学校，”他常常告诉人们，“每次只要有人停在某个角落讲解一些东西，孩子们就会围坐在周围仔细倾听，那么那个地方就会是一所学校。”

营房的门被狠狠地踢开，营地看守的勤务兵杰克贝克，跑向赫希所在营房的营房负责人房间。鞋底踩在潮湿的地上，泥点四溅，31号营房的安全像肥皂泡一样破裂了。蒂塔·阿德勒洛娃蜷缩在角落里，没精打采地看着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泥点，但其实它们已经玷污了现实，就像是一滴墨水滴进一整碗牛奶里一样。

“六，六，六！”

这是党卫军的卫兵们到达31号营房的信号，他们的到来使得营地到处都充斥着骚乱的声音。在奥斯维辛—比克瑙这间屠杀生命的工厂，那些火炉没日没夜运转着，燃料是人们的躯体，而31号营房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营房，更确切地说，是非常怪异的营房。弗雷迪·赫希以前是青年组体育教练，现在则是在奥斯维辛尽力维护更多人的生命。他的成就之一是说服了德国营地司令部，在一个营房教育那些孩子们，以方便他们的父母在被称作“家庭营地”的犹太家庭营劳作，因为其他地方孩子们像奥斯维辛的鸟一样稀少；在奥斯维辛是没有鸟的，它们都被铁丝网电死了。

营地的最高首领同意建立儿童营房，也许这一开始就是他的想法，但是只允许开展一些游戏活动，任何与教学相关的活动都是被明令禁止的。

赫希从他31号营房的房间门缝中探出头来，他不需要向任何死死盯着他的人——无论是营地的勤务兵或者是老师们说什么。他只需轻轻

地点点头，他的目光传递着他的要求。他总是做他该做的，也期望所有人都和他行动一致。

当那些雅利安狼盯着他们的时候，学校里的课程往往会用一些普通的德语歌曲和猜谜游戏来伪装，似乎一切都在很有序地进行着。通常情况下，两个士兵组成的巡逻队会按照惯例进入营地，几乎每次经过门口的时候，都要停下来几秒来观察一下孩子们，有时候会因为一首歌而鼓掌，有时候也会摸摸某个小孩的头，之后再继续巡逻。

但杰克贝克每次都要再次强调一下巡逻命令：

“搜查！搜查！”

搜查则另当别论。有时候需要打断孩子上课，利用孩子们的单纯来套取一些信息，然后做记录。但是他们从未成功过。因为孩子们虽然满脸鼻涕脏兮兮的，但却懂得很多。

“库拉^①……”有人用悲伤的腔调嘟囔道。虽然党卫军上士唯一熟知的宗教是残忍，但大家还是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走路的时候就像神父一样，总是把手缩在军服的袖筒里。

“走啦！走啦！走啦！犹大，你自己说的‘看看，看看’。”

“看什么？斯泰因先生。”

“随便什么！哦，我的上帝！孩子，随便什么都行！”

有两个老师紧张地抬起头。因为他们手里有在奥斯维辛严格禁止的东西，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死。拥有那些东西将会获得最严厉的惩罚，不是枪击、刀刺，就是砍头、殴打。那些冷酷的德意志卫兵们最害怕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书：旧的、散了页的、缺页的、几乎未整理的。纳粹们会否定它们、焚毁它们。纵观历史，所有的独裁者、暴君、压迫

① Cura 音译，实为“神父”，因后文同时出现两个意为“神父”的不同单词，此处作为绰号，译为“库拉”更为合适。

者，无论是雅利安人、黑人、东方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或任何肤色的人种，都会镇压人民革命、保卫贵族特权、维护上帝法令、遵守军队纪律。这些任何一个好像都是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观点：书籍是非常恶毒的，书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会使人学会思考。

孩子们低声吟唱着等待着卫兵们的到来。一个女孩忽然开始喧闹地在凳子圈内跑了起来，她的这一举动打破了营地内和谐的娱乐气氛。

“趴在地上！”

“干什么？你疯了吗？”他们向她喊道。

一位老师试图抓住她的胳膊让她停下来，但被她挣脱了，继续磕磕绊绊地跑着。要让她停下来就得让大家都安静下来然后趁其不备。但是女孩爬上了横在地上一米高的烟囱——这个烟囱把营房分成了两半，然后跳向烟囱的另一边。她跳下时没有站稳，撞翻了一条空凳子，倒地滚了几圈，然后大家都变得安静下来。

“该死的！你会让我们大家都被抓的！”基什科娃夫人极其愤怒地向女孩尖叫道。当她不在孩子们跟前的时候，大家都叫她“肉垂夫人”。她不知道就是那个现在正在跑的女孩给她取的这个绰号。“和那些助手们坐在营房角落，蠢货！”

女孩还是没有停下来，而且无视大家不满的目光继续疯狂地跑着。许多孩子的目光紧紧追随着她奔跑的身影，看着她是如何用那两条穿着横条纹长筒毛线袜的细腿奔跑着。她是一个很瘦的孩子，但却从来不生病。当她在孩子们中间进行“之”字型跑时，一头栗色的头发左右摇摆。蒂塔·阿德勒洛娃在上百的人群中跑动时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跑。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跑。

在她扭扭歪歪地跑到营房中央的过程中，孩子们中间渐渐让出了一条道。她粗鲁地抢过一个座位，然后另一个女孩翻倒在地上。

“嗨，你以为你谁啊！”倒地的女孩向她大喊。

来自布尔诺^①的一位女老师惊奇地看着气喘吁吁的女图书管理员站在自己面前。她甚至都没有时间说一句话，蒂塔便一把抢过她手里的书，老师就突然瘫坐下来。当反应过来要给她道谢的时候，蒂塔已经在几步开外了。离纳粹们到这里就只剩几秒钟的时间。

目睹整个过程的马洛迪工程师就在圆圈外面等着她。就像在接力赛中交过接力棒一样，他立刻把代数书交给了她。然后蒂塔拼命地跑向那些在营房深处假装扫地的助手们。

跑到一半的时候她发现孩子们的声音已经弱小到几乎没有，就像是刹那间打开窗户时蜡烛的火苗一样。她不需要回头就知道门已经被打开，党卫军的卫兵们正在进来。他们粗鲁地停在了一群只有十一岁的女孩面前。她把书本塞在衣服下面，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以防止书本掉落。女孩们侧目看着她，老师们却十分紧张，抬抬下巴示意她们继续低声吟唱。党卫军的卫兵们在营房的门口观察了几秒内部的情况之后，喊出了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词之一：

“注意！”

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唱歌和“看看，看看”都停止了。一切行为都静止了。然而，在这片寂静之中却听到有人用口哨清晰地吹着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库拉”是一个可怕的上士，就连他也觉得有点紧张，因为和他一起的是比他更可怕的人。

“但愿上帝能帮助我们。”她听到有老师嘟囔道。

战争之前，蒂塔的妈妈经常弹奏钢琴，因此她对贝多芬非常熟悉。她发现之前她听到过有乐迷用这种特殊的吹口哨的方式来吹交响曲。之后她被关在一个封闭拥挤的货运列车车厢里，既没有水也没有食物。列

① 捷克第二大城市。

车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居住区，人们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被驱逐出了布拉格并被流放。列车走了三天三夜，到达奥斯维辛——比克瑙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永远不会忘记列车门打开时金属的噪音，不会忘记第一丝冷冷的空气中夹杂着肉烧焦的味道，不会忘记夜间强烈的探照灯光把火车站台照得像手术室一样。紧接着就是呵斥声、用枪托击打货车车厢的声音、枪击声、哨子声、尖叫声。在这些声音之中，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从一个十分镇定的上尉嘴里吹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党卫军的头领，连自己党卫军的人见着他都害怕。

那天，这位上尉从蒂塔旁边经过，她看见了他完美的制服，洁白的手套，胸前的铁十字勋章，战争中获得唯一奖章。他停在一群母亲和孩子前面，微笑着用戴着手套的手友好地摸了摸其中的一个孩子。然后指着一对十四岁的双胞胎——兹德涅克和希里卡，一个队长把他俩从队列中揪了出来。妈妈揪住卫兵的军服下摆，跪在地上哀求着别带走他们。上尉十分镇定地说道：

“任何地方对待他们俩都不会像约瑟夫先生对待他们一样。”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之前的确这样。在整个奥斯维辛都没有人敢碰双胞胎，因为约瑟夫·门格勒上尉要拿他们来做实验。没有人敢像他一样考虑德国女人怎样生出双胞胎，这样就会使得雅利安人^①成倍地增长。女孩要求门格勒松开那两个男孩的手，而他只是继续心平气和地用口哨吹着交响曲。

现在，同样的口哨交响曲在 31 号营房也响了起来。

门格勒……

① 实为中亚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后逐渐南迁至南亚次大陆，和当地人融合成了今天体征独特的南亚次大陆人。但在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歪曲了雅利安人的概念，将北欧五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的体征定义成了雅利安人的体征，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相距甚远。

营房负责人的房门随着一声轻微的猫叫声打开了，赫希走出他很小的房间，假装很和蔼惊讶地看着党卫队的到来。双脚很响亮地并拢立正向门格勒敬礼，这是一种区别军衔的尊敬方式，但同时也是一种军人态度——不卑躬屈膝。门格勒几乎看到了这一切，但他继续全神贯注地把手背在身后吹奏着，好像除他以外别无他人。而上士“库拉”，正如大家都这样叫他，双手缩在一直垂到离枪套不远的膝盖上方的军服袖筒里，用近乎探照灯似的眼睛仔细地察看着营房。

杰克贝克没有搞错。

“搜查。”“库拉”命令道。

和“库拉”一起的党卫军们重复了他的命令，声音大到几乎可以穿透监狱的铁柱。蒂塔站在一圈女孩中间，打了一个寒颤，双臂紧紧抱在胸前，几乎都能听到书本和肋骨之间咯吱咯吱的声音。如果在她身上搜到这些书，那么大家就都完了。

“这不公平……”她嘟囔道。

她只有十四岁。生命对于她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她不想这一切还没开始就结束。当她抱怨命运的时候，妈妈许多年一直重复给她的一些话便会出现在脑海里：“这就是战争，蒂塔……这就是战争。”

她当时太小了，小到几乎都无法记清没有战争的年代，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和在被掠夺去一切的那个地方一样也把书藏在衣服下面，或者同样在她的脑海里保留着一本记忆的相册。她闭上眼睛，试图想起没有恐惧的时候世界是怎样的。

她看到 1939 年初，九岁的自己站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侧目看着那个用他那巨大的如同黑拳的眼洞巡视着城市所有屋顶的骷髅。

在学校的时候，有人曾向他们讲过这个大钟是 15 世纪时一位叫哈努斯的钟表师设计出的机械表。但是从奶奶们口中听到的传说却使她感

到悲伤：国王命令哈努斯建造一座天文钟，而且每一个整点都要用到自己的图像。建成之后国王命令其手下将哈努斯弄瞎，以免他再给其他君主制造出同样伟大的钟表。为了报复国王，钟表师把手伸进机械表内以阻止其转动。当齿轮夹断手时，钟表停止了转动，甚至好几年之内都未能被修复。到了晚上，有时会听见那只断手在机械表的齿轮之间上下游走。骷髅摇晃着小铃铛，天文钟的表演开始了：一队机器人分别从两边开始旋转，提醒着人们时间会一分钟一分钟地向前走，就像是巨大的机械表盒里面的小机器人一样，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急急忙忙地进进出出一样。然而，痛苦的折磨，使得她现在发现，九岁的小女孩还不会注意到这一切，只是认为时间就是无法逾越的黏稠的可乐或是一潭死水。因此，在她那个年纪，如果表盘旁有骷髅的话就会被扔在地上。

蒂塔，紧紧地抱着那些可能会把她送去毒气室的书，回想着她那幸福的童年。当她陪着妈妈去市中心购物的时候，总是喜欢停在布拉格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前，但她并不是为了看天文钟的表演（事实上那个骷髅会让她很紧张，虽然她不愿意承认），而是为了有趣地侧目而视着那些从首都经过的外乡人，因为他们都会聚精会神地看着那些小机器人，他们惊恐的表情和傻笑会让她偷偷地笑，之后她就会给他们起绰号。她记起来她驱走悲伤的最好的娱乐项目之一就是给所有的人起绰号，尤其是她们的邻居还有她父母所熟识的人。傲慢的戈特利布夫人，自以为很了不起总是高昂着头，她给她取名“长颈鹿夫人”；下面街上的基督教徒织造师，完全秃顶而且很瘦弱，她在心里叫他“秃球先生”。她记起自己追了几米的有轨电车，电车摇晃着小铃铛，在老城广场处转弯，然后蜿蜒前行，渐渐地消失在约瑟夫街区。记起了自己跑向奥尔内斯特先生的商店，她妈妈经常在那里买一些织物给她做冬天的大衣和短裙。她至今都记得她非常喜欢那家店，店门口有一个装满各色线圈的发光招牌，那些线圈会自下而上一个接着一个的亮起，然后又从头开始。

如果她不是一个离开其他小孩而到处幸福地跑来跑去的小女孩，当她经过那些报摊的时候，也许就会注意到报摊前排着长队的人们，也许也会注意一厚沓《人民报》，新闻标题被分成四栏，并用很大的字体写着：政府同意德国军队入驻布拉格。这比站在报摊前叫喊更醒目。

蒂塔睁了会儿眼睛，看着那些在营房深处搜查的党卫军们。他们甚至连钉在墙上的画也掀起来要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下面。没有人说话，党卫军们到处乱翻的声音在这个有潮霉味的营房被听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有害怕，这是战争的味道。这一点她能记起，而且经常会出现在她记忆里的就是，当她还很小的时候，和平闻起来就像是周五一整晚慢火炖出的鸡肉浓汤的味道。她已经记不起烤羊羔的味道，也记不起鸡蛋面配核桃仁的味道。白天一整天在学校，晚上和玛吉特以及其他的同学们玩跳格子游戏和捉迷藏，这些在她脑子里已经有些模糊了……直到所有的一切都慢慢消失。

成长不是突然的，而是渐进的。即使有一天童年会过去，就像是阿里巴巴的山洞被埋在黄沙下面一样。她也可以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她不知道日期，但那天是 1939 年 3 月 15 日。布拉格在抖动中迎来了天亮。

大厅的水晶吊灯在不停地抖动，但她知道这不是地震。因为既没有人跑，也没有人感到慌乱。爸爸端着早餐的茶杯看着报纸，假装无所谓，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未发生。

她在妈妈的陪伴下出门去学校。整个城市都在抖动。在走向瓦茨拉夫广场的时候，开始听到嘈杂的声音，那里抖动得如此强烈以至于感觉什么东西在抓脚底板。随着她们越走越近，越能察觉到这种声响。蒂塔对这种奇怪的现象感到非常好奇。当她们到达学校之后，拥挤的人群使得她们无法穿过街道，除了能看到一道由后背、大衣、后颈、帽子组成的人墙之外，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妈妈突然停了下来，紧绷着脸，突然一下子显得很老。妈妈抓住女

儿的手想从人墙后面绕过去，然后从另一条路去学校。但是强烈的好奇心驱使她一下子挣脱了妈妈牵着她的手。因为她很瘦小，所以很容易就从人行道拥挤的人群中挤了进去，并且站在了第一排，正好就站在了警察手挽手组成的警戒线后面。

噪音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边三轮摩托车从前面经过，车上载着身穿油光闪亮的皮大衣、胸前挂着摩托车眼镜的士兵们。他们的头盔闪闪发亮，这些头盔是刚刚由德国中部的工厂生产的，上面任何伤痕也没有，更别提战争的印记了。紧随其后的是驾满大型机枪的战车，接下来是轰轰隆隆的坦克，就像来势汹汹的大象一样缓慢地穿过大街。

她记起来她一直觉得从街上穿过的队伍就像是市政广场的天文钟内的机器人一样，几秒钟之后小门关上，就消失不见了。抖动应该停下来了吧，但事实恰恰相反。这次不是机器人组成的行进队伍，而是人群。就是在那些年，她大概懂得了一类人与另一类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虽然那时她只有九岁，但也能感到害怕。没有音乐、没有笑声、没有喧闹、没有口哨声……只是一个无声的行进队伍。为什么那些人都穿着统一的服装？为什么没有人笑？忽然，那个寂静的行进队伍让她想起了送葬队伍。

妈妈冰冷的手把她从人群中拽了出来，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布拉格在她的眼中又恢复了以往欢快的样子。她好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看到现在一切又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大地在她脚下继续抖动着，城市也抖动着，妈妈也抖动着。妈妈绝望地使劲拽着她试图把行进队伍远远地甩在后面，甩掉队伍急匆匆行进时溅在她那漂亮的漆皮鞋上的大泥点。蒂塔紧紧地抱着书。她痛苦地记起也就是那一天她告别了自己的童年，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月经。从此不再害怕骷髅和那些鬼故事，而是开始害怕人类。

甚至对那些贴在墙上、躺在地上的囚犯看都不看一眼，党卫军便在营房开始了他们的搜查。德国人是这样搜查的：首先是容器，然后是容器里的东西。门格勒上尉转身和弗雷迪·赫希说话。弗雷迪一直坚定地站在那里，纹丝未动。她心想他们会谈些什么呢？赫希会给他说什么呢？一个甚至连自己的党卫军都会感到害怕的上尉，一直站在他的旁边，既没有表情也没有任何反应，难道弗雷迪还要对他表现得很认真？应该只有极少数的犹太人敢大胆地和被叫做死亡医生的门格勒说话；还有极少数的犹太人和门格勒说话时声音都在发抖，或者是表面镇静但内心已经十分紧张。这样的一个距离，赫希觉得应该保持一个自然的状态和他说话，就好像是有人站在街上和他的邻居聊天一样。

有人说赫希是一个不知道害怕的人，也有人说德国人对他好是因为他也是德国人，甚至还有人含沙射影地说他完美的外表下肯定藏着什么肮脏的东西。

下令搜查的“库拉”做着一副让蒂塔无法看透的表情。如果他命令所有人都站起来，而且身体站直，如何保护这些书不掉下来？

任何一位老囚犯给新来的囚犯上的第一课永远都是：清楚自己的目标——活着。先是几个小时，接着是一天，然后就可能是一个星期。就这样一直延续着，永远不要做大的计划，也不要有的目标，仅仅就是